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东方文学散论

——
彭端智自选集

彭端智 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东方文学散论

彭端智自选集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文学散论——彭端智自选集/彭端智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4703-6

I. ①东… II. ①彭… III. ①文学研究—东方国家—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468 号

东方文学散论

——彭端智自选集

© 彭端智 著

责任编辑:向 力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新视点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213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1.75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2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辈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目 录

综 论

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

——关于亚非现代民族革命文学的几个问题	(3)
东方宗教和文学的关系初探	(12)
印度民族的宗教文学模式探讨	(23)
学习季羨林先生两篇讲话的体会	(39)
《东方文学史话》前言	
——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学宝库:东方文学	(43)
《东方文学名著讲话》前言	(45)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品赏(亚洲、非洲、大洋洲部分)》前言	(49)
《东方文学简史》后记	(53)
《东方文学简史》修改后记	(55)
《东方文学鉴赏辞典》前言	(58)
《东方文学鉴赏辞典》后记	(60)
(以上七篇序跋的)编后语	(62)
大力加强东方文学的研究工作	(65)
怀念陶德臻先生	
——兼述东方文学研究会学术活动片段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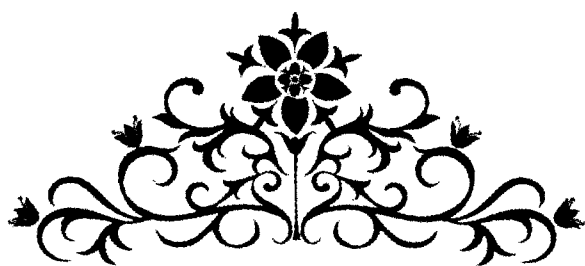
作家作品研究

论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	(75)
小林多喜二及其《党生活者》	(84)
德永直评传	(93)
浅谈《故乡》的历史意义	(101)
试论《吠陀》的宗教价值和文学意义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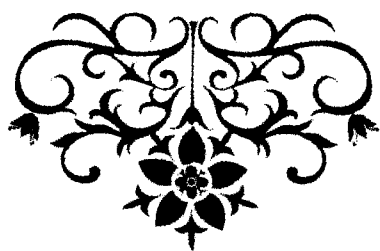
印度妇女的悲剧	
——关于泰戈尔的《摩诃摩耶》	(110)
《戈丹》和印度近现代文学	(116)
印度人民苦难斗争的历史图画	
——论安纳德 30 年代创作的成就及其弱点	(122)
人生旅程的探索	
——关于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	(131)

泰戈尔诗评

追求于“无望的希望”之中	
——论泰戈尔的宗教诗《吉檀迦利》	(139)
新月的幻想和破灭	
——读泰戈尔的《新月集》	(146)
献给爱情和人生的歌	
——介绍泰戈尔的《园丁集》	(152)
不着泥土的痕迹 没有痕迹的足印	
——介绍泰戈尔的《飞鸟集》	(158)
在无限中寻求永生	
——论泰戈尔的《采果集》	(166)
闪烁的萤光 友谊的结晶	
——介绍泰戈尔的《流萤集》	(172)
一束动人心弦的故事	
——介绍泰戈尔的《故事诗》	(178)
后 记	(184)



综 论



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

——关于亚非现代民族革命文学的几个问题

亚非民族革命文学，是在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诞生的进步文学。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的同盟军，也包括了亚非地区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这种文学的发展道路，和亚非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息息相关。亚非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这种文学的土壤；亚非人民为独立和民主而战的斗争生活，是它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亚非人民反帝反殖的愿望和要求，维护独立和民主的意志和决心，则构成了这种文学的革命基调。本世纪初开始的亚非现代民族革命文学，在亚非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是进军的号角，是召唤人民斗争的战鼓。这种文学既是它们自己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东方文艺复兴的伟大开端。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决议中说：“研究反映民族斗争的当代亚非文学，保存、促进和发展民族文化，并吸取外国文化中的进步因素，这对亚非国家反对依赖帝国主义文化是有好处的。”^[1]为加强我国同亚非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为促进东方文艺复兴的发展，介绍和研究亚非现代民族革命文学，很有必要。这里拟对亚非现代民族革命文学产生的条件、内容及特点等问题，试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作为现代世界文学主要潮流之一的亚非民族革命文学，是在亚非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背景与不幸遭遇的基础之上产生和形成的。

亚非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是人类文化最古的发源地，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人类最早的文字和书籍，就是在中国、印度、埃及和古巴比伦等地诞生的。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召开的亚非会议上指出：“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这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放射灿烂的光辉。但是，近几百年，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亚非地区在政治上处于被奴役地位，经济落后，文化也处于停滞状态。1517年，西班牙正式实行奴隶制度。万恶的殖民主义制度，就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西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是建立在对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亚非地区的殖民

主义统治和血腥掠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3]这段论述深刻地指明了资本主义的曙光，是同对亚非地区惨无人道的殖民制度相连的。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后，在人类历史上就出现了“东方从属于西方”^[4]的政治格局。同这种政治格局相连，帝国主义者也竭力摧残东方文化，以便摧毁东方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许多有着古老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严重的打击，有的则停滞下来，有的则被迫向畸形的道路走去。至于一些本来就处于落后的发展阶段的民族，则被“文明的”殖民者推入愚昧的深渊，直至民族语言也被禁止使用。

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和体现。在历史上，一个民族可能沦落、湮灭、同化和消失，但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却可以超越产生它的民族和历史环境，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即使在某种条件下，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了，也只是暂时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也会再现、复兴和发展。人所共知的古希腊文艺于 15、16 世纪在欧洲的复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欧洲在黑暗的中世纪里，充当封建制度精神宪兵的神父们，妄图排斥和毁灭一切异教的、世俗的文化，可是，古希腊的艺术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光大，并被改造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武器，从而把人类文化推到一个新的高峰。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上相似的例子却很多。殖民主义者妄图摧毁东方民族的文化，而东方的文化却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得到复兴和发展。

觉醒的亚洲，在 20 世纪初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风暴，为整个世纪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亚非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加速了亚非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亚非第三世界，成为反帝反殖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民族革命文学，正是作为这一历史斗争的一翼而诞生的。它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逐步摆脱停滞状态，在古老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它的复兴过程并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学潮流。今天，当人们再次用“文艺复兴”这个名词来概括东方文学发展的形势时，就充分肯定了这一文学潮流的伟大意义和广阔前景。不过，历史背景不同，两次“文艺复兴”的性质、内容和特点乃至规模都不相同。东方的文艺复兴，是在天翻地覆的伟大的亚非民族革命风暴中闪现它的最初光芒，它具有自己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民族特色。这种文学既不是世纪末的颓废的靡靡之音，也不再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服务

的艺术，而是新的革命性质，是反帝的、民族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包括了亚非地区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它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的同盟军，也是现代世界上最壮阔的文学潮流。

亚洲是近代民主革命斗争的策源地，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中国、印度和朝鲜，不仅最先放射出文艺复兴的光芒，而且在 30 年代诞生了无产阶级文学。非洲大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它的伟大转折的新时期。50 年代初，当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汇合时，无产阶级作家和民族革命作家得以多次聚会，推进了亚非作家运动，恢复了亚非地区的文化交流，使东方文艺复兴形成一股浪潮，进入了一个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

二

亚非两大洲，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国家文化传统不同，民族特色各异，然而，在这个地区所兴起的现代进步文学，不仅汇合成一个文学潮流，而且表现为东方文艺复兴，原因何在？这不仅因为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相同，而且还在于它们具有新的主题和新的内容。历史相同，只是这种文学成为一个潮流的客观条件，主题和内容的一致，才是构成这种文学潮流的基本因素。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是这种文学总的主题。它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充分地揭示了亚非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深刻地描绘了亚非人民痛苦的生活和觉醒的过程，无情地鞭打殖民主义侵略者，热情地歌颂亚非人民的斗争，预示着亚非人民革命胜利的前景。同时，反映亚非人民同封建残余势力的矛盾，批判洋奴买办，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此外，在一些无产阶级文学中，大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前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更高的境界和理想。殖民者入侵亚非的过程，是一部血腥的罪恶史。几百年来，亚非人民自由被剥夺，土地被抢劫，民族尊严遭蹂躏，人民历史被践踏。因此，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描绘民族的深重苦难和人民的悲惨命运，就成为亚非民族革命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印度尼西亚作家宋塔尼的长篇小说《丹贝拉》，印度作家安纳德的长篇小说《两叶一芽》，南非作家哈利·勃鲁姆的长篇小说《插曲》，朝鲜作家崔曙海和埃及作家阿勃杜拉赫曼·阿士——莎尔卡雅的短篇小说等，都是反映这一内容的优秀作品。印尼是亚非最早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地区之一，荷兰殖民者使用武力和欺骗，侵占了这个岛国。《丹贝拉》选择荷兰殖民者入侵的 17 世纪初作为故事的历史背景，具有深刻的含义。殖民者不是宣称他们是带着“文明”和“进步”到东方来的吗？那么，这部小说就用生动的故事，说明当年的香料之岛，为接受殖民者的“文明”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古老的尊严，富饶的土地，都被殖民者劫

掠一空！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篇殖民主义罪恶史的控诉书。

亚非人民悲惨生活的根源在哪里？作为殖民制度罪恶缩影的《两叶一芽》，通过主人公甘鼓的悲剧，给人们作了明确的回答。甘鼓是印度农民苦难的化身。他在迷惘中带着渺茫的幻想，离开破产的农村，到殖民者经营的茶园做工，忍受命运的播弄和生活的屈辱，默默无闻，只不过是想活下去而已。结果，还是被殖民者弄得家破人亡。殖民者罪恶的枪声，既打死了甘鼓，也撕下了他们“文明”的假面具。正是他们，为千百万印度人民制造了饥饿、灾荒、死亡和绝望。小说借一个医生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切全在于“血腥的制度”。当殖民者夸耀他们在亚非传播“文明”使命时，西欧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就曾经通过某些形象和情节，谴责了殖民者对海外的掠夺。例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查理，就是一个殖民掠夺者。拜伦在他的诗体小说《唐璜》中，把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比作海盗。然而，真正用自己的艺术创作揭露殖民主义制度本质的，则是一批民族革命作家。因为他们不仅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而且同自己的民族血肉相连，心中有仇，笔下有恨，只有他们才能敏锐而深刻地把殖民制度下血淋淋的现实描绘出来。

对无故踏上自己土地的闯入者和掠夺者，任何一个民族都会产生一种自发的甚至本能的反抗。可是，在西方人的炮弹威慑和欺骗下，亚非人民又一度陷入困惑和迷惘之中。只有当他们从自己民族的灾难和痛苦的经历中认清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之后，才会抛弃幻想，摆脱恐惧，走上战斗的道路。从恐惧、忍受到不满、觉醒。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亚非人民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和痛苦的探索真理的过程。亚非革命文学中的一些优秀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通过对某些看来细微而朴实的生活画面的描绘，反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变化。如喀麦隆作家斐迪南·奥约诺的中篇小说《老黑人和奖章》，南非作家亚伯拉罕的小说《怒吼》等。《怒吼》通过主人公兰尼的爱情悲剧，迸发了南非人民要生存、要自由的怒吼声。兰尼被杀害了，但他流淌的鲜血唤起了南非人民的觉醒。《老黑人和奖章》则用老黑人麦卡在两天内所经历的欢乐和苦难，艺术地反映了非洲人民从幻想到清醒的历史转折。麦卡是衰老的非洲的影子，他所代表的是非洲的昨天，殖民者的皮鞭和镣铐，把他那被蹂躏的灵魂的幻想，全粉碎了。尽管他没有勇气和力量跨进新时代的大门，但在一个非洲傻瓜幻想破灭的废墟上，一个年轻的、战斗的、喷射着复仇火焰的非洲诞生了！

描绘民族革命烽火，塑造民族革命英雄，展示革命胜利前景，是亚非民族革命文学中最尖锐、最深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内容。如朝鲜作家李箕永的《故乡》，阿尔及利亚诗人萨阿达拉的诗集《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的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等，都是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中

的朝鲜青年金喜俊，非洲黑人乌马尔，都是觉醒了的殖民地人民的优秀代表。他们敲响时代的警钟，去唤醒尚在沉睡的民族灵魂；他们高举斗争的火炬，去照亮人民前进的道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在漫长黑夜中的呻吟，而是火焰和鲜血，怒吼和激情。它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人民的力量和胜利的信心。

亚非地区，曾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西方殖民者入侵后，封建经济逐渐解体。但殖民者却同封建势力相勾结，并培植一些洋奴买办，作为它的统治工具。亚非人民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同时，必然反对投降媚外的洋奴买办和封建势力。印度作家泰戈尔的小说《沉船》、《戈拉》及戏剧、诗歌，普列姆昌德的小说《戈丹》、《尼摩拉》等，都是反映这一斗争内容的优秀之作。反封建斗争，是东方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主题，但在民族革命文学中，反封建斗争的主题，总是同反帝反殖的主题结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时代的特征。

亚非民族革命文学的内容，也是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的。当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30年代形成的、作为民族革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就发生了变化，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还有一些国家，独立的果实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一些优秀的作家，对“独立”的失望，从而在他们的作品中，揭露大资产阶级统治者同广大群众的矛盾，并提出了维护民族真正独立的问题。

三

真正的文学，总是用艺术的方法，形象地反映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回答社会提出的某些问题，表达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如前所述，作为东方文艺复兴曙光的民族革命文学，正是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它具有过去的文学潮流所没有的许多特点，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亚非民族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反映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潮流，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亚非地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如此深刻，如此尖锐，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而民族革命文学，正是把斗争的锋芒，直接对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揭露它，诅咒它，打击它，描写其必然失败的命运。这种文学显示了真理的光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直接成为人民斗争的工具。

亚非民族民主运动，不是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某一部分人的斗争，而是一场涉及亚非两大洲每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民族革命。因此，民族革命文学所选用的题材，很少是身边琐事、生活纠纷和儿女情爱，主要是人民的苦难和斗争，通过对这些题材的描写，反映民族的呼声，表现人民的智慧。这种文学所维护

的是一个民族的尊严，所关注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在世界文学史上，这是民族革命文学潮流所独有的特色。

亚非民族革命文学，诞生于充满火焰的浪潮的土地上，这就决定了它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紧密结合现实，充满昂扬的战斗精神，是人民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剥削者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几百年来，亚非人民在充满泪水和屈辱的困境中生活和斗争，在这里，人们既无欣赏灰色月夜的雅兴，也没有倾听小河私语的闲情。他们不需要阴暗、悲观、颓废和绝望的东西，而是要复仇和行动。假如说西方的资产阶级作家是含着泪水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面的话，那么，亚非民族革命文学的作者们，则是用灌注悲愤和血泪的笔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控诉书。它的风格既深沉凝重，又犀利明快；既粗犷豪放，又朴实自然。它能动人心弦，发人深省，鼓舞斗志，增强信心。

亚非民族革命文学还有一支宏大的作家队伍。如果说在西欧的一些文学流派只是包括某些作家社团、小组和个人的话，那么，亚非民族革命文学则团结了所有反帝爱国的作家。尽管这些作家除少数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作家外，大多数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家，但他们是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他们生活在民族苦难的血污和斗争中，有的作家甚至手执武器参加革命。他们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的参与者。他们既是亚非古代文化和文明的继承者，又是现代更先进、更发达、更有益的东方文艺复兴的建设者。阿尔及利亚诗人萨阿达拉有一首题名为《热爱自由的诗人》的短诗，较好地刻画了这些作家的特征和胸怀：

火焰是他斗争的标志，
光明是他生命的象征，
挚爱充塞着他的心胸，
诗里洋溢着和平的声音。
他向祖国和人民倾吐芳香的情念，
他用血泪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亚非民族革命作家不仅队伍宏大，而且有一定的组织和共同的纲领。50年代以来，多次亚非作家会议，把亚非作家联成一个整体，并使亚非作家运动成为亚非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总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破坏，使亚非作家会议的正常活动和团结受到影响，但随着第三世界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日益扩大，亚非作家运动是一定会恢复和前进的。有目的、有纲领、有组织的作家运动，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使东方的文艺复兴成为更加自觉的、有组织的、有纲领的文学运动。

亚非民族革命文学还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文学，植根于自己民族的古老的传统的土壤中，富有独特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色彩，既是自己民族传统的继承，又是自己民族新文化的开端。

当然，作为东方文艺复兴曙光的民族革命文学，也有自己产生、发展和成长的过程。除少数优秀之作外，它不仅从艺术技巧来看，尚需不断提高，即使从内容来看，也存在颇多缺陷、弱点，甚至不健康的东西。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是反帝的、爱国的，总的来看是前进的，但有的不够稳定，容易受一时一地的政治事件的影响，时而坚定，时而动摇，时而停滞，时而倒退。在他们的创作中，大都描绘了民族的苦难和人民的仇恨，但有的格调不高，悲愤有余，战斗性则不足，未能向人民清楚地指出革命胜利的前景和途径。有的作品，调子低沉，情绪苦闷，甚至涂上一层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黯淡色彩。至于反映武装斗争的作品，则更不可多见了。那么，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同盟军的民族革命文学，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这种文学在当前反帝反殖反霸的国际斗争中，仍然起着革命的作用。今后它也不会像资产阶级文学那样衰落，它必然向社会主义文学方向前进。我们要善于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对待民族革命作家和正确评价他们的作品，肯定它的进步作用，批评它的动摇和软弱，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盟，促使其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四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打破了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时指出：“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这里所指的“世界文学”固然主要是就欧洲而言，但其精神实质，无疑地包括了东方各民族对人类已作出巨大贡献的古代文化和将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20世纪的文艺复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就像在政治上轻视亚非民族和人民一样，轻视和否定亚非民族革命文学和亚非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代表论点就是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从文艺复兴起，特别是在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后，一度成为世界的先进地区。欧洲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为推动社会前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种贡献，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但“欧洲中心论”则是一种反动的史学观，其基本特征就是宣扬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化高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为帝国主义侵略亚非的反动政策辩护。在他们的一些史学专著中，宣扬欧洲的白种人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欧洲文化就是人类文化的中心，把“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史”充作人类的历史。他们还进一步把西方对亚非的侵略，说成是白种人向未开化的野蛮人“传播文

明”，还美其名曰：“白种人的负担。”他们把血腥的侵略美化成为“传播文明”，把压迫掠夺亚非民族的恶魔打扮成为引导他们走上天国的使者。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是对事实的歪曲。“欧洲中心论”在文学方面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西方流行的一些关于“世界文学史”的著作中，欧洲文学，主要是资产阶级文学被当作中心，东方文学不是被当作附庸，就是被完全取消。他们还鼓吹反动的世界主义，宣扬民族特点的消失，以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作为标准，融化或代替亚非文学。有的资产阶级学者曾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世界文学的成就、交流和影响，曾对世界文学史的研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们大都限于欧美文学，而且也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至于一些反动文人，他们站在殖民者立场，贬低、蔑视亚非文学，直至成为帝国主义扼杀东方文学的帮凶，如英国诗人吉卜林就胡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两个人永远不能遇到一起！”为此，帝国主义还在殖民地培植了一批洋奴买办文人，为其文化侵略效劳。文学是一个民族的产物，为自己民族所有，但又是超越自己民族界限的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历史上，西方人曾在东方的文化中，发现了一个使他们为之惊叹的、古老的、丰富的文学世界，而且许多优秀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东方的启发。伏尔泰在指责一部对东方只字不提的历史著作时说：“作为一个哲学作者，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6]故“欧洲中心论”必须批判，洋奴思想必须扫除，从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史必须重写。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就明确指出：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修订亚非文化史，宣传亚非文明”。此外，我们也要批判和克服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排除外来的影响。一个善于吸收别人之长的民族，一定会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繁荣。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经典文学，对亚非民族革命文学的发展，也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于以高尔基为代表的国际无产阶级文学，其影响和作用不可估量。当然，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吉卜林之流的反动、颓废的文学，亚非人民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和批判。中国地处亚非，我们同亚非人民有着共同的苦难遭遇。我国和亚非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由于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我国文学创作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今天，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有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对东方文艺复兴负有重大的使命。我们要加强同民族革命文学这支伟大的同盟军的团结，为反帝反殖，为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服务，为东方文艺复兴作出我们应有的伟大贡献！

1978年12月18日

注释：

- [1] 《亚非会议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7 页。
- [2] 《亚非会议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7 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5 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0 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5 页。
- [6]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79 年第 2 期）